



THE
ADVISORS
ALLIANCE

常江 著

大旱师司马懿

之

年联盟



THE
ADVISORS
ALLIANCE

常江 著

大旱即马懿
车师联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/ 常江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02-013530-1

I. ①大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4097 号

责任编辑 欧阳婧怡 付如初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21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625 插页 6

印 数 20001—40000
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30-1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月旦风评	0 0 1	第十二章	人百其身	2 6 0
第二章	覆巢之下	0 2 3	第十三章	鸡肋鸡肋	2 8 1
第三章	公无渡河	0 5 3	第十四章	日暮途远	3 0 6
第四章	帝力于我	0 7 6	第十五章	为臣不易	3 3 1
第五章	鹰视狼顾	0 9 8	第十六章	红袖添香	3 6 1
第六章	立木为信	1 2 0	第十七章	闻君两意	3 8 4
第七章	素丝歧路	1 5 6	第十八章	荆山璞玉	4 0 6
第八章	莫如兄弟	1 8 7	第十九章	宜室宜家	4 3 2
第九章	苟令留香	2 1 0	第二十章	争如不见	4 5 5
第十章	来日大难	2 3 5		鲜克有终	4 8 1

东汉末年，宦官专权，外戚干政，为这四百年的煌煌王朝唱响了挽歌。中原大地由此开启了百年诸侯割据、战乱纷争的时代。曹操迎天子于许都，控制了名存实亡的汉王朝，挟天子以令群雄，卓然有一统中原之志。

建安四年春，更为强大的军阀袁绍在消灭了公孙瓒后，占有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之地，拥兵数十万，准备南攻曹操。中原，即将陷入又一场大战……

建安五年，整个皇城被一片迷茫烟雾缭绕。司马府里响起了女人生产的惨叫声：“仲达——！”

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正在院中焦急等候。他二十五岁年纪，一身青衫，颇为秀雅。满面焦灼的司马懿听到叫声，提气就向产房冲去。管家侯吉慌忙上前拦住：“二公子，血房不能进！”司马懿犹豫了一下，焦躁地在原地打转。

张春华撕心裂肺的声音又从屋内传来：“司马懿，你给我进来！”司马懿慌了，转身又要冲进去：“夫人、夫人叫我呢……”侯吉死死抱住司马懿：“公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！您怎么还那么怕夫人啊！夫人难产，你这么闯进去她一口气松了撑不下来的！”

这时，稳婆从房中跑出来，焦急地跺脚：“夫人胎位不正，生不下来！老姬实在没办法了！”司马懿挣开侯吉就往屋子里冲：“华佗……华神医怎么还

不来？”

屋内的张春华面色苍白，气息奄奄。司马懿慌乱地抱起她，声音都变了调子：“春华你怎么样了，坚持住啊，华神医就要来了！”张春华看着司马懿，虚弱地喘息着。司马懿忙凑近想听清她要说什么，张春华白着脸吐出一句：“慌什么，我还没死呢。”司马懿眼眶一热，更加环紧了张春华：“是我不会说话，你不会有事的。”

终于院子里传来司马防扯着华佗进门的声音：“来了来了！”司马朗、司马孚和管家侯吉一起冲上去：“华神医您可来了！”华佗却微笑着说：“不急不急。”司马孚焦虑道：“怎么不急，人命关天啊！”华佗冷静地站在门口：“先约法三章，问切由我，下药由我，医治由我。”

司马懿从屋子里冲出来，拉起华佗就往里走：“别说了神医，您要我的命都成，快救春华吧！”

华佗从容走进屋内，淡定地将银针扎下，张春华呻吟着醒来。司马懿在一旁激动得声音都颤了：“醒了醒了！”张春华看到华佗，努力伸出手拉住他的袖子，微弱地说：“孩子，快救孩子……”

华佗展开他的褡裢，铮亮的铁八件排成一排。他拿起一把刀细细地用酒冲着：“夫人，孩子，我帮你取出来。”

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，不解地问：“取出来？怎么取？”华佗比了一下刀，微笑着：“剖开夫人肚腹，取出孩子。”司马懿吓呆了，连连摆手：“我不要孩子，我要春华！”等在门外听动静的司马防和司马孚也惊呆了。管家侯吉张大了嘴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剖、剖开肚子，人不也死了？”司马防也颤声道：“神医，你可别吓我啊……”

华佗看着司马懿微笑：“你不信我？”司马懿紧张又心疼地望向张春华。张春华却虚弱而坚定地说：“剖！请先生下刀！”华佗随即向司马懿和稳婆道：“以防感染，请去外面候着。”同时，他端起一盏药，“夫人，饮了这盏麻沸散吧。”

侯吉站在厨房灶前双手合十，喃喃自语：“保佑保佑，这一屋子神仙显灵了！平日里羊汤猪油你们没少吃，可得保佑我们家少夫人啊！……”

一名婢女急匆匆进来问：“热水，热水好了吗？侯吉你这拜哪路神仙呢？”侯吉帮着她舀热水：“灶神！”婢女犹疑地说：“灶神管生孩子？”侯吉抢白道：

“怎么不管，我跟他最熟！孔老夫子都说拜灶神最管用！”

这时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夜空。华佗血淋淋的手在缝针，他从容道：“司马公，母子平安。”司马家人在院外一片欢腾。司马懿虚脱地晕倒了。

华佗撩开帘子出来，司马孚忙扶着司马懿上前：“神医，快救救我哥！”华佗笑道：“你慌什么，他好得很呢。”随即俯身给司马懿扎了一针。司马懿立刻醒来，感激地说：“先生真神医！”华佗微笑：“世间女子胆略如夫人者，未有也。”

这时候，一队校事闯进了司马家，司马防吃惊地阻拦：“司空有何令命？”校事首领上前道：“华先生，司空有命，即刻入府！”其他校事们都气势汹汹地站着。

华佗从容擦干净手：“不要惊扰了病人。”随后跟着校事们走向院门，突然又停了下来。他转身将一卷图卷放入司马懿怀中说：“本来该亲自给你调养一番身子，来不及了，这套五禽戏留给你，你自己学吧。”

司马懿大惊，想要推辞：“这可是您毕生心血……”华佗按住司马懿的手，微笑但很坚定地说：“拿着吧，我不想让它失传。”司马懿看着华佗，神情凝重起来。华佗微笑转身，跟着校事们从容离去。

司马防把华佗送到门口，担忧地说：“那是司空府，您要小心行事。”华佗淡笑：“老夫知道怎么做。”

司空府的卧房内，帘幕低垂，光线幽暗。曹操头绷病带，神情痛苦。大夫们都束手无策，卞夫人坐在床边小声啜泣。曹丕、曹彰、曹植立在一旁。华佗悠悠地说道：“曹司空之病，并非不可根治，剖开头颅，取出头中风涎便可。”

众医生惊愕地窃窃私语：“哪有开头颅而不死啊？”曹操更是怒目圆睁，起身怒喝：“天下想取孤项上人头之人不少，汝其一乎？”

华佗怜悯地一笑：“司空不肯开刀，那唯一之法，便是去欲，去怒。隐于林泉山水之间，无躁怒烦急之事萦怀，以太清之气，定神养脑，十年之后，或可自愈。”

曹操哈哈大笑跳下床，踉跄走向华佗：“中原纷乱，诸侯并起，袁绍引兵百万南下，大战在即，你让孤退居林泉？！华神医，这一招高明啊！”

华佗神色从容道：“医者父母心，草民是想救司空啊……”

曹操大怒：“孤早知许都有人不安分，原来就是这样的手段！来人，将华佗下狱严刑审讯！”

华佗被拖下去时犹在长叹：“心病不除，百病难消……”

张春华躺在床上，摇篮里放着酣睡的婴儿，三岁的司马师在案边玩耍，司马懿则守在张春华床前。张春华发出轻微的呻吟，缓缓张目。

司马懿又惊又喜，忙握住张春华的手：“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”张春华虚弱地说：“好多了，孩子呢？”司马懿小心抱起婴儿放在张春华枕边：“你看，大眼睛，像你。”

张春华满面爱意地微笑：“你曾说，为了纪念你的老师胡昭先生，将来长子名师，次子名昭，这就是我们的昭儿了。”司马懿抚着儿子的头：“昭儿——司马昭。这小家伙儿，差点要了爹娘的命，将来可要孝顺点儿。”

此时，一边的司马师已经爬到了案边，看到案上的图谱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个像只鸟！”司马懿起身，抱起司马师走向床边：“这是华神医的五禽戏，等你娘好了，咱们全家一块儿练。”

司马师眨巴着眼睛问：“华神医是谁？”司马懿放下司马师，摸着他的头深深叹气：“华神医啊……那是你娘和弟弟的救命恩人，但愿，吉人自有天相……”张春华疑惑地问：“华神医他……怎么了？”司马懿叹息：“那日救了你之后，华神医就被叫去给曹司空治病，不知为何，就被下狱了。”

张春华大吃一惊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司马懿感叹道：“司空桀骜而多疑，不可以常理度之。但愿爹和朝臣们求情有用……”

“疑他还要用他，用他还要关他，这是什么道理！”

“春华，小点声……”

“华先生可是德高望重的神医啊，江湖强盗都有规矩不伤大夫，曹司空也太霸道了些！”

司马懿忙轻轻按住她：“别说了，这不是我们可以评论的事情，你身子还弱得很，快休息吧，不要辜负华先生救你的一番好意啊。”

司马懿正要起身，张春华拉住他的手：“仲达，请爹带些吃的送进牢房吧，别让华先生受苦了。”司马懿宽慰地拍着她的手背：“放心吧。我明日亲自做几样好菜，也给你补补。”

厨房内热气蒸腾，司马懿正在忙碌，司马防慢悠悠地走进来，站在热气之中，眼角慢慢渗出了泪水。司马懿看到司马防，笑道：“爹，我炖了鸡汤羊肉和汤饼，您能给华先生送进去吗？”司马防久久不应，司马懿愕然：“爹您怎么了？”

司马防忍泪说：“华神医的罪名是谋害司空，今日已经……斩首了……”司马懿手中的刀当啷掉在地上：“这、这……先生绝不会！他只是个大夫啊！”司马防俯身慢慢捡起菜刀：“别对春华和你弟弟说了，也别在外头露出来，现在许都不太平，心中默默祭奠吧。”

含章殿后宫的气氛十分紧张，董贵人容貌娇美，衣着华贵，正慌张地给刘协擦拭面上的血痕。刘协眼中含着悲痛的泪，颤抖着问：“他杀了华佗，是不是知道你们……”国丈董承一边安抚着刘协一边说道：“华佗只是想劝曹操隐退，都遭此毒手，曹贼篡逆之心昭然若揭！”

刘协一下慌了：“那，朕该怎么办……”

董承跪地道：“请陛下下诏，臣为陛下除此贼！汉室忠义之士仍在，岂能让此贼欺凌陛下！”

刘协拿起放在身边的一条衣带，其上血字清晰可见：“这是朕的衣带诏，将军拿去……朕一身性命，汉室百年基业都交托给你了……你不能负朕！”董承诚惶诚恐地接过，郑重叩首道：“老臣粉身碎骨，不负皇恩！”

刘协挥手：“快去！快去吧！”董承退到宫殿门口，刘协忽然又后悔了，他神经质地追了几步，“董承回来，快叫他回来！”董贵人大声朝外叫道：“父亲，快回来！”

董承忙回到殿中，刘协紧张地低声道：“万一被曹操知道……”董承忽然从怀中拔出短剑，起手刺入手臂，鲜血顿时淋漓而下：“臣以血明誓，臣人头在，衣带诏在！臣一旦出事，陛下可将一切推至臣身上。就算臣人头落地，亦有万千忠臣会营救陛下！”

刘协无力地挥挥手：“好，快去吧！”

校事府门前精干的守卫森严伫立，看到郭嘉都单膝跪下，动作整齐，却一言不发。郭嘉散漫的笑容到了这里渐渐收敛，表情变得凌厉肃穆。他大步进门，

在堂上落座。

门口的守卫高声通报：“奏事！”门外早已排队等候的十名校事皆是统一的黑色劲装，各捧着一盘竹筒进来，他们将竹筒一一放置在郭嘉案头。一名杂役捧上水盂，郭嘉抿了一口，又不满意地随手放下，抖开第一卷文书快速浏览，口中道：“换酒。”杂役上前回道：“司空有令，军师肺疾复发，不能饮酒。”

郭嘉猛然抬头，看着那杂役。在那双凌厉目光的逼视下，杂役却不动声色地捧着一盂水，既不见恐惧，也无丝毫不敬，不卑不亢，恰到好处。郭嘉忽然大笑：“好！这才是校事府，我们替司空监察百官，你替司空监察我。”他拿过水来一饮而尽，“奏事！”

一名首领回禀：“一个时辰前，董承进宫了。”说着，他将一卷手卷放在桌案上，上面描绘着董承奔入含章殿中的画面。

第二名首领回禀：“已查明，华佗入司马府，乃是为其儿媳接生！”手卷展开，是司马懿府生孩子、延请华佗、司马防擦着眼睛从厨房出来的画面。

第三名首领回禀：“皇叔刘备仍在菜园种菜！”手卷展开，是刘备弯腰种菜的画面。

郭嘉的手轻轻点着桌面：“河北和东吴加派探子，袁绍和孙策的兵马一有动向，立刻禀报！”

首领们大声道：“是！”

郭嘉缓慢地摊开自己桌上的地图，手中的扇子在河北的交界处划过，又在东吴的交界处划过，最后还是轻轻点在了许都那个圆点上。他抬起头，仿佛看到了皇宫之上风云雷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们谁会先动？袁绍，刘表，孙策？还是，萧墙之内……”

曹操还在卧床。郭嘉躬身道：“华佗与司马防的往来已经查明，他那日，是去给司马防儿媳接生，他的药箱中，并未发现毒药。”

曹操淡笑：“他是神医，不会下毒，他要的是孤隐退，和那些要杀孤的人，目的是一样的。”说着，曹操起身，“更衣，召集朝臣。”卞夫人担心地说：“你的病还未痊愈。”曹操笑：“时不我待。华佗治病，孤治天下！”

召集了大臣，曹操在桌案的白绢上挥毫书写着什么。站在书案对面的荀彧丰神秀雅，穿着朝服，举止端重。他背后的军师荀攸、太尉杨彪和京兆尹司马

防皆头戴梁冠，显得老成肃整，却透出几分拘谨来。

郭嘉跟随曹操的笔墨轻轻念着：“今天下若有无德有才之人放在民间，或果勇不顾，临敌力战；或文俗之吏，高才异质；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。着令各郡守举荐，勿有所遗……”

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惊讶，只是这惊讶的反应各不相同。荀彧老成持重不动声色，荀攸敬佩地赞叹点头，杨彪暗暗担忧地皱起眉头，司马防则明显想到了更深一层含义，有些震惊。

曹操一口气写完，满意地看了看。他转身问这些重臣们：“如何？”

郭嘉赞叹：“司空这封《招贤令》，笔力雄健气魄恢宏，天下贤士看到，必然知司空求贤之诚，只怕连荆州、河北、东吴的名士贤才也会对司空趋之若鹜！”

杨彪忍不住提出反驳：“司空，大汉四百年举贤之法，都是唯有德者居之，司空这封《招贤令》……公然提出招揽不仁不孝之人，这是鼓励急功近利的小人啊……”

曹操豪迈地一挥手：“什么是德？临阵能制胜，不使将士枉死是德！治国能安民，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！至于坐而论道大言欺人，只会摆架子装清高却无实惠于家国百姓的伪君子，朝廷没有那么多俸禄养之！孤要的是能治国用兵、平定乱世的有用之才！”

荀彧有些担心地说道：“司空，听闻袁绍已经拥兵准备南下，大战在即，谣言四起，这样大规模的招贤，是不是缓一缓？”

曹操看了荀彧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孤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，袁绍算不得什么，咱们日子照样过！人才照样选！孤不但要招贤，还要选贤，等这些人都来之后，在许都举办一场月旦评，试玉烧金，有没有本事，都上台去检验！”

荀彧一惊：“司空要重开月旦评？”

曹操反问：“许多应招者齐聚许都，没有风评如何检验人才？”

荀攸开口道：“当年许劭兄弟开月旦评，品题天下人才，确是佳话。可今日不知何人能有当年许劭兄弟的威望，主持这月旦评啊？”

曹操看了一眼低着头郁郁不乐、明显在置气的杨彪：“孤听闻，这许都第一名士，乃是杨太尉的公子杨修？”

杨彪大惊：“这……犬子年轻，实难服众啊……”

郭嘉立刻心领神会，狡黠地眼波一闪：“杨公子年纪虽轻，但才识渊博，

在士林中名望极高，许多人都上门求他一句风评。若是让杨公子主持，身份名望都足以服众。”

杨彪惊疑不定：“司空……”

曹操的嘴角浮起一丝带着冷意的微笑：“甚好，《招贤令》和月旦评的告示就交给司马公去办，月旦评由杨公子主持，司马公和荀令君同去坐镇！”杨彪还想说话，司马防悄悄用袖子碰了一下他的手臂，杨彪只好带着几分不服、几分惊惧，蹙眉缄口了。这小动作却被曹操看到了，他笑道：“司马公，听闻府上二公子尚未出仕，月旦评之日，也上台去一展风采如何？”

司马防讪笑着回答：“小儿愚鲁，不善言辞，恐貽笑大方……”

曹操大笑：“河北名士崔琰评价令郎‘聪明允’，岂会是不善言辞之人？还是司马公家藏重宝，不愿示人啊？”

司马防一凛，慌忙垂首：“司空过奖了，让他开开眼界也好……”

荀彧紧蹙着眉头，似在沉思，一言不发。

一班臣子走了出来，司马防和杨彪故意稍稍落后，两人隔着一小段距离走着，似乎互不理睬，却在低声说话。杨彪道：“那封盟书签订，你我以后就不要再相见了，原本的婚约我也退回去，一旦我们俩有人出事，另一人还能避嫌自保，也为汉室、为陛下，留一线希望。”司马防感到了这决绝的悲壮，道：“小弟明白，你我虽如陌路，却行同道。”

“那个人没有签，把衣带诏退还给了我，劝我们不要行动。”杨彪低声说。

司马防一惊：“他不会告诉曹操吗？”

“不会，他虽是曹操心腹，却也是汉臣。”

山野中风光宜人，国家大乱之后，人口稀少。山下溪水潺潺，杂草遍地，野花无主自开。司马懿身穿寻常百姓装束，低头熟练地挥锄刨土，引水开渠。一块石头刨开，一股清泉涌出，司马懿大喜，直起身揉着酸痛的腰。忽然他看到水边泥里露出一个异样的东西，俯身察看，原来是一只小乌龟。司马懿举起锄头刚要落下，小乌龟的脑袋倏地缩了回去。

司马懿慨叹着：“这乱世之中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是一刀，能不能活得长久，要看运气了……”话音刚落，小乌龟的脑袋忽然又钻了出来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司马懿。司马懿心中一动，俯身捡起小龟。

司马孚夸张地大呼小叫追着一只鸡出来，那只鸡全身的毛都耸立起来，咯咯尖叫四处逃窜，司马懿被逗乐了，忽然出手，动如脱兔，一下抓住了鸡脖子。司马孚笑道：“还是二哥厉害……咦，那是什么人？”只见山下小道上，远远来了一队人马，马蹄声动地，烟尘蔽日，正在追逐一个身穿信差服色的人。后边追逐的十几个骑手统一穿着黑色的软甲，软甲上罩着织锦半臂，奔驰途中还在放箭。

司马孚吃惊道：“二哥、二哥……你快看，好像是司空府的校事！”司马懿一把按住司马孚蹲下。随着一声战马的嘶鸣，信差身中数箭滚下马来。追逐的人马将他四面包围，一个校事跳下马来，翻动了一下信差的身体：“没错，是袁绍的人！”

首领挥手：“回城！”那名校事将尸体提到马上，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。一行人纵马绝尘而去，惊起的尘嚣渐渐散去，山道上恢复了平静，只留着一串孤零零的血迹，宛若白日里的一场噩梦。

司马孚悄声问：“他们杀的什么人啊？”司马懿蹙眉回答：“是谁不重要，许都不太平了。看来等你嫂子出了月子，还是得送他们回老家。走吧。”司马孚脚步匆匆跟上去：“啊？又要避难啊！”

司空府内只留下了郭嘉和曹操两人。郭嘉问：“司空是打算用《招贤令》和月旦评做诱饵，诱那些人出手吗？”

曹操赞许地看了郭嘉一眼：“是诱天下人出手！与其让他们这群宵小之辈整日打孤的主意，不如天时地利，由孤自己来选！”

郭嘉正色说：“司空，此计虽好，但过于凶险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到时候四方人马涌入许都，司空还是要多加小心。”

曹操走到架前，取下宝剑，忽然手起剑落，木架应声而断。曹操的目光充满杀气：“他们以为孤坐久了司空之位，这把剑就钝了！”

司马防正在指挥小吏将《招贤令》挂在城门边的城墙上。一大群百姓在围观。司马懿和司马孚背着菜筐，提着鸡，也来到了人群外，探头看着。司马孚看到了父亲：“二哥，快看爹！”司马懿嘘了一声说：“别打扰爹的公事。”他认真看着那封《招贤令》。

一个文士打扮的人为大家念着：“……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，着令各郡守举荐，勿有所遗。”一名百姓嚷嚷着：“这是求贤吗？居然还公然招不仁不孝之人？”旁边有人接话：“怎么司空这次要招的人，和以往不一样啊？”一个痞子混混道：“不论家世，不论德行，不知我这样的行不行啊……”众人哄笑：“没准儿行，你去试试啊！”混混哼了一声：“好！那我去啦，说不定还能管顿饱饭呢！”

文士摇头叹息：“这到底要干什么，我都看不懂了……”一位女孩问：“开月旦评，什么是月旦评啊？”文士道：“这月旦评嘛——是当年汝南名士许劭兄弟主持的，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等品评、褒贬的盛会，每月初一一次，故称‘月旦评’。无论是谁，一经品题，立刻身价百倍，世俗流传盛极一时。想不到事隔二十年，一个太尉府的公子，也要开月旦评了。”

司马懿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叹息点头。司马孚懵懂地问：“司空怎么敢公然提出论才不论德，我朝举荐人才，不是唯德是举吗？”司马懿侧向弟弟，低声道：“第二段第一个字是什么？”司马孚莫名其妙地答：“今。”

司马懿悠然看着《招贤令》：“今日不同往日，今朝不同往朝，这招贤令写得霸气！”司马孚嘟囔道：“就不怕招来些坏人吗？”

司马懿轻声笑：“察孝廉，父别居。举秀才，不知书。唯德是举，也没见着几个好官。只是这道政令……”司马孚好奇地问：“怎么？”司马懿笑着摇头：“没什么。”他捧起小乌龟，点一下小乌龟的脑袋，“这叫不可道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兄弟俩正窃窃私语，一只手忽地轻拍在司马懿肩头，随即传来声音：“议论司空，该当何罪？”司马懿吓得手一颤，小龟掉了。他回头逆着日光望去，只见一个文士身佩长剑，含笑望着他。

司马懿惊喜道：“元直！你游侠回来了？”徐庶看着司马懿背着菜筐：“一年不见，你做起老圃来了？”司马懿笑：“拙荆喜得麟儿，去山上菜园子收些菜……哎呀！”他忙翻身寻找，摸遍全身又蹲在地上乱找。徐庶诧异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司马懿着急不已：“我的龟呢，我的龟呢？”徐庶茫然地看着司马孚：“什么龟？”司马孚笑了：“我二哥今天新得的宝贝！”说罢，他也忙猫腰在人堆脚下乱找，一路钻着追了出去。

徐庶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兄弟俩，司马懿忽然一低头，发现小龟就趴在他足上。司马懿珍爱地捧起它：“找到了！三弟，回来！”司马孚又乐颠颠地跑回来。

徐庶愕然：“这是令弟？”司马懿愉快地大笑：“对，我三弟！”

忽然一辆敞篷马车傲然驶过，车上坐着风度翩翩、华贵俊朗的杨修。徐庶感叹：“杨修公子，还是如此风靡许都啊！”司马懿笑：“他快成我三弟的大舅子了！”

杨修的轩车在府外停下，门口已经排了一队人，他下车时，疑惑地看到远处有两个人在街角转悠，悄悄窥视自己。杨修沉吟了一下，正要进门，却被斜刺里蹿出来的一个书生撞了满怀。书生慌忙躬身道歉：“拜见杨公子，杨公子恕罪。”

杨修心不在焉地说：“我今日有事，阁下留下名刺，明日再来吧。”

书生着急了：“杨公子，在下专程从寿春赶来，只为求杨公子一句风评啊！”

杨修看看排队的人，一拱手：“请诸位恕罪，敝府今日有事，敬请原宥，请明日再来！多谢！”等了许久的人群虽然失望，但不敢失礼，只好拱手还礼，嘟嘟囔囔地小声抱怨着。

杨修大步进了书房，快速地掩上门，只见杨彪木然地坐在桌案前，拿着一卷书，却没有在看。杨修问：“父亲，我刚才回来，一路都有人跟踪，咱们家门口也有形迹可疑之人窥探，您看到了吗？”

杨彪淡然道：“许都内忧外患，暗流涌动，校事府探子遍布朝野，咱们家又和袁绍有姻亲，若无人监视，反倒奇了。”

杨修有些愕然：“您是说曹司空……”

杨彪摆摆手，止住杨修再追问：“随他们去吧！你以后，不要再让客人上门风评了。”

杨修的笑容中带着几分骄傲和矜持：“树大招风，来的人太多，有时候儿子也不好推辞。”

杨彪叹息：“就不知吹到我们家的，是哪阵风啊……”

杨修诧异：“父亲何出此言？”

杨彪忧心忡忡地抬头：“丞相下令，明日开月旦评由丞相府来操办，你主持，同时在场发出《招贤令》。”

杨修吃了一惊，这惊诧中又带着几分受宠若惊的自得：“我？这岂不是把选官的权力交给我了？”

杨彪摇头叹息道：“他们自己都不肯出面，却拿你当枪使，你还是写个表文，

以德望不足辞了吧。”

杨修领悟了曹操的意思，一笑：“许都的月旦评是儿子重兴的，自问无人比我更适合主持。父亲清贵高傲不假，却也须明白，如今主政的是曹丞相。”

杨彪此刻对这个儿子的招摇有些不耐烦，径直走进屋道：“不要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。”杨修叫住他：“父亲！”杨彪回头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

杨修目光锐利地盯着杨彪：“华佗被处死了，校事四处，许都将有人不利于曹司空，对吗？”杨彪大惊，腿下发软，一个踉跄退了一步。杨修心中暗惊，他看着父亲的反应，更加确定了，继续试探道：“父亲，你很关心华佗？你知道他并不冤枉，对吗？”

杨彪掩饰地转身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毕竟是名扬天下的神医，怎能不痛惜啊……对了，把司马家的聘礼退回去，那桩婚事你一直不满意，就依了你吧……”

杨修又是一重惊诧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忽然向他袭来。他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宛若被一片阴云笼罩，那俊秀的脸上浮现出令人厌憎的阴沉之色。杨修幽幽道：“退得好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于江湖，对吗父亲？”杨彪心神一震。

堂上摆着彩礼箱笼，司马朗、司马懿、司马孚正在接待杨修的家奴。家奴态度倨傲，将一封信递给司马朗：“我家公子说了，我家小姐与贵府三公子无缘，彩礼璧还，从此后一别两宽，各凭嫁娶，这是公子奉于贵府老爷的书信。”

司马朗和司马懿惊愕地对视了一眼，对这退婚措手不及。司马孚无奈地抿了下嘴耸耸肩，并无难过遗憾之情。司马朗却有些慌：“哎，且慢！家严今日并不在府，退婚大事，不可儿戏，还是等家严去拜望杨太尉吧！”

家奴傲慢道：“退了就是退了，拜望也没用，是我家老爷让退的，缘故都在书信里了。小人告辞了，不送！”四个家奴转身而去，门口站立的侯吉气不过，瞪着他们出去。

司马懿道：“快看看信里说什么？”司马朗忙抽出信一看，气得手发抖，念道：“……君家风旷达，二子以公门秀士，纳草莽之野妇。三子以弱冠之年，甘庸碌于涂泥。舍妹蒲柳之姿，既恐妯娌之间，难以相容，复畏齐大之偶，难偕百年……”司马朗狠狠摔下信，“杨修欺人太甚！君子不尽人之礼，不但羞辱三弟，还敢侮辱弟妹！”司马懿蹙眉捡起信看着。

司马孚倒是无所谓地笑道：“退了就退了嘛。原本杨家四世三公，我对这

桩婚事也紧张得很。他诽谤二嫂不对，但说我庸庸碌碌，也没什么错，退了我反而轻松！”

司马朗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这是看不起我们司马家！要是这事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三弟？”司马孚则笑嘻嘻地打开箱子翻看着礼物：“有什么可笑话的……这桩婚事原本就是为了爹高兴，现在没了，我自己挺高兴的。”他看到礼物里有只金碗，“爹平时连肉都舍不得买，送礼还挺大方，又是金又是玉的。”

司马懿凌厉的眼神一闪，拉起司马孚：“二哥整日让你陪着我读书种地，是二哥连累你。走，去书房收拾你的文章，咱们月旦评场会杨修，让天下人知道我弟弟是一块荆山之玉！”随即拉着司马孚快步朝书房走去。

侯吉进来，指着箱子：“大公子，那这怎么办……”

司马朗心烦意乱地说：“送到爹房里去，人家不要，给老爷自己用！”

令司马家更惊诧的是，司马防回家后，对这桩奇耻大辱的退婚毫无羞愤之情，只淡淡说了句，退就退了。整件事如一块硬石，横亘在司马懿心间。

夜已深，密室内，董承和刘备已先到。家仆引着王子服、吉平进去。二人皆穿着斗篷，戴着风帽。王子服、吉平掀开斗篷，拱手：“董国丈、刘皇叔！”

董承紧张而兴奋地说：“二位辛苦，不曾有人看到吧？”

王子服道：“国丈放心，我入夜之后方从菜园潜行进来，一路未发现有人跟踪。”

刘备缓缓放下袖子，忽然有些犹豫：“国丈，诛杀汉贼共扶汉室，若只有我们几人，恐怕难以成事。还须有朝中重臣参与，不知国丈还联络了什么人？”

董承警惕地看看周围，拿过刘备的手，写了几个字。刘备显出惊喜诧异的神情：“太尉和京兆尹？”

王子服道：“听说杨太尉刚退了司马家的婚，想不到竟然都是同道中人。”

董承叹息：“不过掩曹贼耳目而已。华神医和司马公交好，现在司马家被校事府严密监视，不宜前来。”

吉平恨恨地道：“华神医好言相劝，却被曹操残忍杀害，我辈医者虽有父母之心，也要为国除贼了！”

董承道：“曹贼生性多疑，防范严密，下毒恐难，别的机会，眼前就有一个——